

埃以关系趋暖进程

海萨姆·哈萨宁

1979 年，美国促成埃以两国达成和平协议，但此后两国间一直保持着一种“冷和平”。近四十年来，虽然两国互派大使，并在安全及边境问题上相互合作，但两国关系始终未实现全面正常化。和平时期以色列到埃及旅游的人数众多，但埃及去以色列旅游的人数很少，部分原因在于去以色列旅游的埃及人可能会被埃及国家安全机构盯上。埃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也极其有限，以色列文化遭到埃及艺术界和学术界的联合抵制，冲破这种抵制的埃及人回国后常会受到严厉的谴责。

不仅如此，埃及境内还常常爆发针对以色列的抗议活动，并有许多针对以色列的阴谋论，每次埃以高层交往活动都会给埃及官员带来政治风险。例如，2016 年 7 月，埃及外交部长萨迈赫·舒克里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会面，期间被拍到两人一同观看电视上的足球比赛，随后在埃及国内引起一片批评之声；2017 年 9 月埃及总统塞西被拍到在联合国大会分会上与内塔尼亚胡说笑，也受到指责。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促成 2011 年 1 月阿拉伯之春的埃及活动人士曾从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2000-2005）的反以抗议中获得了经验。

事实上，埃及领导人很清楚，反以抗议往往很快就会变成针对与以色列打交道的人的抗议活动。

尽管埃以双方都强烈希望能够在安全领域合作，维持和平关系，但美国决策者担心埃以之间关系冷淡，和平协议不会长久。埃及国内对以色列没有好感，与以签署和平协议面临着很大的政治压力，这都表明埃及政局若发生变动，很可能会危及协议在未来的有效性。（2012 年穆罕默德·穆尔西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已经引发此类担忧）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希望加深埃以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致力于建立互惠的经济伙伴关系。经过努力，2004 年埃以两国达成在埃及境内建立合格工业园区（Qualifying Industrial Zone, QIZ）工业区协议，即埃及使用以色列原料进行加工，产品出口到美国，不征收任何关税。

合格工业区建立之前的埃以经济关系

在签订和平协议一年后，1980 年 2 月 18 日，埃及发布 66 号法案，废除 506 号法案。506 号法案可追溯到 1955 年，此法案内容为对以色列进行抵制。此后，两国组织演艺活动，试图促进合作。最终，在 1980 年 5 月 8 日，在埃及议会支持下，首份埃以贸易协议在开罗签署。随后在 1981 年 9 月 24 日和 1982 年 4 月 1 日又分别签署了两份协议 [1]。

埃以两国地理位置接近，因此建立经济关系具有可行性，这也给两国企业带来许多机会，使两国建立大体上的伙伴关系成为可能。但通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在这样的设想下，象征性的政治行为远多于实际的经济利益。埃以两国经济领域差异巨大，因此不可能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以色列是高新技术密集型经济，而埃及经济主要由农业和旅游业支撑。除石油外，埃以双边贸易量预计只占以色列全球贸易总量的 1%[2]。

农业

尽管存在不平衡，农业仍是埃以双边合作的首要领域之一[3]，这也是两国合作最为重要的领域。合作始于和平谈判期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同意以方提议，开发四十万英亩荒地，帮助数千农民从过度拥挤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迁居他处[4]。1980 春，两国建立全面外交关系后，成立了联合委员会来促进农业合作，推进农村发展项目。此外，美国国际开发署对“中东区域合作”项目进行资助，通过在该地区国家间转移农业知识和技术，促进埃以两国关系正常化[5]。

1996 年 5 月，两国成立联合委员会，并讨论更广泛的农业合作。埃以两国举办了一系列农业活动和训练项目。例如，派埃及努巴里亚地区的农民前往以色列内盖夫学习用阿拉伯语教授的课程。随后，以色列专家前往努巴里亚地区对埃及农民进行培训，埃及农业部还为此建立了培训中心[6]。自 1987 年成立以来，穆巴拉克项目成为了埃以两国合作中最为成功的项目之一。该项目旨在为接受过农业培训的年轻毕业生提供耕地。除了埃及经济依赖农业这一重要因素外，埃以两国在此领域的合作离不开农业部长尤素福·瓦利的努力。尤素福·瓦利是埃及官员中少数对埃以经济合作持开放态度的官员[7]。

旅游业

埃以两国关系的进步也促进了埃及旅游业的发展。尤其是在 1980 年 3 月 10 日两国签署相关协议后，各省省会设立旅游办公室，允许游客双向流动，双边合作更加紧密，吸引了众多来自其他国家的游客（主要是犹太人）。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以色列迅速成为埃及第三大游客来源国，紧随美国和德国之后[8]。

尽管以色列希望通过旅游业领域的合作促进两国和平，缓解两国紧张关系，但埃及却担忧大量以色列游客涌入会产生不利影响。首任埃及驻以外交官，拉法特·安萨里大使在书中提及自己的工作，称埃及安全部门十分担忧以色列的游客团中可能混有情报人员[9]。

时至今日，这样的思维仍影响着埃及对以色列的态度[10]。而且埃及积极反对本国公民前往以色列旅游，称以色列没什么值得游览的景点(这完全是不实的贬损)。据此说法，埃及有漂亮的沙滩、引人入胜的古迹，而以色列毫无吸引力。但埃及此举真实的

动机在于，如果埃及人民看到了真实的以色列，数以千计的失业人群将涌向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不仅能给他们提供满意的工作机会，还比意大利、法国等国家离埃及更近[11]。因此，埃及只允许三类公民前往以色列：在埃及驻特拉维夫市大使馆工作的外交人员、几千科普特教会的朝圣者以及安全部门信任的少数记者。

签署合格工业区协议

2004年12月，在美国的支持以及两国私营部门的推动下，签署了建立合格工业区的协议，这大大推动了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该协议支持取消世界贸易组织的配额限制，对挽救埃及纺织业至关重要，而埃及的竞争对手则获得特惠贸易协定[12]。

对于以色列而言，该协议明显的好处就是能够消除与最大的阿拉伯国家做生意的禁忌。而埃及的好处也很明显：在签署协议后，其纺织和服装行业创造了13万到15万个就业岗位，到2015年增加到了28万个[13]。合格工业区公司的数量已经从297个增加到700个以上，并搬到了许多新的指定地点。这一快速增长已转化为埃及制造产品近10亿美元的出口额，占埃及向美国出口总数的45%[14]。

对于埃及民众来说，签署合格工业区协议出人意料，政府先是声称签署该协议将避免埃及遭受损失，但未能奏效。政府试图再次做出浮夸的承诺说服民众，例如断言合格工业区在创造了如此多傲人的成果之后，还将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政府还估计，就像约旦在建立合格工业区后所获得的收益一样[15]，埃及的合格工业区在接下来的五年内将吸引高达5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并促进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FTA）。

无论创立初期出现了何种争议，合格工业区都被证明是持久有效的。它们现在位于大开罗、亚历山大港、苏伊士运河地区，三角洲中部和上埃及地区，这些地区由以色列和埃及当局共同商定，并取决于该地区的出口潜力和劳动力水平。由以色列和埃及官员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负责监督这些区域，决定公司的发展和公司及其产品的生产资格。为此，工业区内的制造商必须提供关于劳动力和材料成本的详细信息，以验证产品是否符合合格工业区的生产和投资要求。美国起监督作用，有权参加合格工业区会议，并决定合格工业区内制造的货物是否符合免税条件[16]。

原产地规则规定，35%的原材料投入必须来自美国、以色列和埃及，而剩下的可以来自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合格工业区协议签署后，以色列2004年至2008年的投入为11.7%[17]。经过新一轮谈判后，以色列在2008年将投入减少到10.5%。以色列以口头形式商定将在2012年再次减产，但由于担心埃及新当选总统穆罕默德·穆尔西可能试图破坏经济伙伴关系，所以这一项[18]从未实施。在2013年7月穆尔西被驱逐下台后，以色列与埃及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共同关心的西奈和加沙的安全问题，从而暂时搁置合格工业区谈判。然而，在2015年12月，埃及媒体报道称以色列将会将投入额减少2%，但这些改变尚未实施[19]。

换句话说，合格工业区增加了美国、以色列和埃及的利益。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合格工业区成功地推动了埃以在其他广泛领域的合作。如上文所提，合格工业区同样帮助以色列实现与人口最多的阿拉伯国家建立贸易计划的政治目标。对于埃及来说，合格工业区创造了突显劳动力优势的新工作。尽管如此，合格工业区并没有像某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具有变革性，也没有像美国那样达成自由贸易协定（正如下一节所讨论的那样），或者开拓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更广泛的关系。

华盛顿方面有能力并应该解决这些不足之处，并且应立刻行动。正如本研究稍后所述，当前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强大的关系以及前所未有的安全合作，为美国政客鼓励加强经济合作提供了机会。合格工业区为建立这种合作奠定了基础，可以通过扩大合格工业区来实现并且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或为目前被排除的领域创建合格工业区来实现。尽管埃及国内政治的变迁，更广泛的埃以贸易关系将确保更多的埃及人认为认同 1979 年的和平条约，也会增强该条约的持久效力。

合格工业区对埃及的影响

自合格工业区协议签署以来的十三多年来，埃及与以色列的经济合作在政治层面上一直存在争议。因此，合格工业区没有促进其他领域的更深层次合作，也没有改善了双边冷淡和平外交的局面。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埃及将以色列作为敌人的看法已是根深蒂固，这种想法，因埃及社会更在意 1948 年至 1973 年埃以战争，而不是 1979 年的和平条约，而变本加厉。例如，多个公共机构、道路、学校甚至城市的命名是为了纪念 1973 年的战争，但没有一个是为了纪念和平条约。然而，目前的现实情况也反映出，埃及政府拒绝向公众公布合格工业区的实质性经济利益。

事实上，合格工业区迅速为埃及的纺织业带来了成功，使其以免税的方式进入美国市场，从而规避了当时 17.1% 的服装关税。因此，在签署协议的一年内，埃及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从 5.611 亿美元增加到 6.123 亿美元^[20]此外，据埃及投资管理总局称，9 项价值 6330 万美元的新投资项目已宣告通过^[21]。

合格工业区的迅速成功吸引了更多的公司参与进来。截至 2005 年 2 月，有 54 家公司在合格工业区中开设了店铺，在该计划启动后的头三个月内，该数字在 2006 年 1 月至 3 月期间上升到了 96 家^[22]。根据埃及经济研究中心 2006 年 7 月调查，这些公司老板大多数是埃及人，在 85 名受访者中，有 37 人表示他们雇用了 300 多名雇员^[23]。该调查还表明，这些公司对合格工业区计划普遍感到满意，有 38 家公司出口量增加，平均增长量为 37%。33 家公司的就业率提高，新增就业人数 5,617 名，其中大部分是埃及人。只有四家受访公司的出口额下降^[24]。合格工业区还使新的埃及公司首次实现对美国出口^[25]。

合格工业区成衣服装公司的劳动力

除去刚刚提到成功事例，许多合格工业区内的公司很难招聘到长期雇员。在社会相对传统的埃及，男性员工通常将制衣厂工作视为走向高薪工作途径中一个短暂跳板。公司因此面临不断的人员变更[26]。此外，由于工资较低，管理人员很难做好纪律监管，导致工人们不能有效地按时完工[27]。

为提高效率，合格工业区内的公司招募了来自农村的女工。但是，社会习俗限制妇女参与工作，因为农村妇女要做家务，因此不能长时间工作[28]。2009年，合格工业区还扩展到了上埃及地区，在那里，他们发现劳动力更稳定。解决工作效率的另一种方法是招聘外籍工人，但数量明显有限，因为[29]埃及法律禁止公司雇用非埃及人的数量超过总劳动力的10%。因此，据估计，总共招募的有8,000到10,000名外籍工人，主要来自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印度[30]。

合格工业区的局限性

尽管合格工业区在挽救埃及纺织业和创造就业机会方面所取得了一些成就，但由于种种原因而产生了有限的经济影响：埃及面临着失业现象和危机，这迫使他们每年创造至少30万个工作岗位，以适应日益增长的劳动人口——甚至需要更多的工作来弥补前几年积累的差距[31]。纺织工业在这场危机中处于中心位置，他们雇用了大约50万名工人，每年生产32亿美元的货物，占GDP总数的3.5%。而合格工业区根本不足以解决这个就业危机。

合格工业区没有积极推动而是推迟对埃及无竞争力行业的调整。尽管埃及产品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市场，但仍需要实施艰难的重组措施，以提高产品的生产力和竞争力[32]。总的来说，自1991年以来，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实施私有化和结构调整，但总体来看效果不佳[33]。

例如，直到今天除了水泥、含酒精饮料和手机设备之外，国企仍然是大多数行业的领军企业。此外，由于合格工业区不鼓励埃及公司与美国同行竞争，交易本身也不是互惠的，因此这些公司自己也就不以为然[34]，缺失了进行必要改革的动力。

即使摒弃了埃及境内普遍的反以色列情绪，但是这两个经济体的性质使得双方不可能开展更广泛的贸易关系。事实上，以色列的优势集中在高科技产业和手工业产品上，而埃及则注重农业和纺织品。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考虑到以色列在军事领域的主要优势，双方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事实上，埃及在安全事务上与以色列的合作始终是一个敏感问题。即使埃及不考虑这些因素，但是埃及在这些领域缺乏专业知识，使双方的合作变得遥不可及。相反埃及目前的明显优势在于，它为劳动密集型行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尽管双方私营商业交易在 2004 年之前已存在了二十年之久，但是合格工业区挽救了埃及纺织业，打破了邻国之间公共事业关系的禁忌。但是，两国人民之间的冷和平现象依然存在，并且合格工业区在小范围的产业领域中拥有企业家数量相对较少。

埃及需要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吗？

埃及长期以来将《美国—埃及自由贸易协定》视为绕过《合格工业区协议》的手段，在《美国—埃及自由贸易协定》的双边讨论中，美国的确应该强调合格工业区的重要性[35]。正如本文已经说明的那样，埃及尚未最大限度地发挥合格工业区的潜力。今天，大多数出口到美国的埃及产品都是纺织品，而埃及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合格工业区，在出口清单中增加一些新的物品。然而，埃及人因为在进一步促进埃及和以色列企业关系上有所顾虑，因此不愿意这样做[36]。

埃及最初认为自由贸易区比简单地利用合格工业区更有吸引力，这不无道理。自贸区可以扩大自己的市场，使之进入更大的美国市场，从而提高出口。但是，如上所述，更详细的分析表明，约有 45% 的埃及向美国出口的产品通过合格工业区出口，其余产品则通过其他方式出口。更重要的是，为了符合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埃及将不得不做出一些高成本调整，但该国的体制基础设施尚未做好准备。相比之下，合格工业区对产品来源的规定灵活，允许大量出口包括成衣在内的纺织品以及其他产品。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网站的最新统计数据，2013 年埃及对美国市场的出口总额为 16 亿美元。除了享受合格工业区优惠待遇的纺织品和成衣（上文已出到出口份额达 45%）其他主要出口产品包括石油和铁钢。这些产品也享有免费贸易通道或特殊的市场准入协议。此外，被称为普遍优惠制度（GSP）的美国贸易计划为首饰、农产品、化学品、矿物、大理石和地毯等符合条件的产品提供免税配额，尽管这些配额仅占埃及对美国出口总额的 4.8%。

美国-埃及贸易协定的阻碍

无论是通过合格工业区，普遍优惠制（例如食品、家具），还是天然产品出口（例如石油），基于现有的优惠政策，美国显然不需要与埃及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开放贸易机制已经存在。此外，埃及国内的行动表明，埃及将在五个方面无法满足美国此类协议所要求的条件。

首先，美国投资者追求效率，而不仅仅是低成本的生产环境。尽管生产成本相对低廉，埃及工人的生产率并不高，合格工业区的营业额仅达到 30%[37]。第二个原因是风险。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在国家商业环境的良好程度排名中，埃及在 189 个国家中排第 131 位。在此情况下，美国大量的需求和低迷的商业环境预示着交易执行不力，从而阻碍美国加入[38]。第三个障碍是埃及无力执行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法中提出的五

项要求：即结社权，组织权和集体谈判权，禁止强迫劳动，最低就业年龄以及可接受的工作条件。美国只要与埃及共事，就会对劳工标准特别敏感，并且担心美国国会可能以这种理由否决自由贸易协定[39]。

与第二个问题一样，第四个问题涉及到实施。在 1994 年年“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签订”之前，自由贸易协定均以外国直接投资为中心。然而，与“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相比，美国的区域贸易协定采用更广泛的贸易定义，额外重点关注投资组合流动、私人债务、主权债务和知识产权问题。与这些组成部分相关的各种立法和实施要求会使埃及政府陷于困境，可能让埃及政府无法遵守其承诺[40]。

埃及难以达成美国的知识产权（IPR）要求，这是影响自由贸易协定是否会成功签订的第五个方面。虽然在 2002 年颁布的第 82 号法律中，埃及修改了其知识产权法律框架和执法权限[41]，但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全球范围内仍远远落后于许多国家。在最近由美国贸易代表制作的“特别 301”报告中，埃及仍然对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同样，《世界经济论坛 2016 - 17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对 138 个国家进行排名，埃及排名 124 位[42]。

自由贸易协定总体展望

即使埃及采取了所有必要措施，满足美国对自由贸易协定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我们也必须考虑到美国舆论正在向反对自由贸易协定转变，从 2016 年总统竞选和唐纳德·特朗普在 2018 年 3 月 1 日宣布的公告中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将对钢材和铝材进口征收关税。作为候选人，特朗普批评贸易协议，以获得政治利益。现在，他似乎愿意按照他的承诺行事，而不顾可能对全球经济构成何种风险。事实上，美国与埃及签订的任何协议几乎都可能沦为对现有协议（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调整和讨价还价的借口。

正如本文概述的那样，考虑到影响美国与埃及贸易协议的许多因素，美国应该敦促埃及在合格工业区上投入更多资金。如上所述，美国有可能对埃及让步，进而可能会导致以色列在埃及投入的比重减少，而这是埃及长期以来的需求。然而，美国官员一定会明确表示，要达成这样的妥协，埃及需要在现实中成为以色列务实的、具有建设性的合格工业区合作伙伴。事实上，如果各私营部门之间的社会联系没有增多，经济合作就不会增强。2004 年埃以合格工业区合作后出现短暂繁荣就是最好的证明。

埃及-以色列商业关系中的人文因素

对于美国来说，合格工业区的主要动机是促进埃及与以色列的更广泛的合作，并将双边关系延伸至安全领域之外。不过，十三年以后，这个目标还没有实现，因为在埃及境内，以色列仍然被视为危及埃及国家安全和内部稳定的威胁。

由于埃及境内普遍对以色列持有消极看法，导致许多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受阻。例如，文化上的交流最少。从埃及对剧作家阿里·萨拉姆的惩罚方法中可以看到埃及对以色列的态度，在这位剧作家出版了一本访问以色列的游记后，被下令禁止前往以色列。学术合作同样很少：以色列在开罗设有学术中心，而埃及在特拉维夫尚未建立任何学术中心。此外，以色列学术中心受到当局严格监控，阻止埃及人访问。此外，虽然以色列游客继续到埃及旅游，但埃及至以色列的游客仍然很少，而且埃及安全部门还会审查出境至以色列的埃及游客。

前面提到美国与埃及自由贸易协定不可能达成，所以埃及必须认清现实，保持务实，加强与以色列的经济合作。如果各个私营部门之间的社会联系得不到加强，那么经济合作就不会达成，这个道理早在 2004 年合格工业区的合作中已经证实，该合作甚至早于政府行动之前。为了改善双边经济关系，埃及必须认识到，以色列投资者需要的不仅仅是人人皆知的“支持在埃及做更多的生意”。他们需要的是更温暖的、有明显缓和的双边关系。

美国政府面临的障碍和发展

为了促进埃及和以色列关系升温，美国政府应致力于帮助双方在商业和其他领域克服四大障碍：

1.埃及政府持续发布反以色列言论。最近的明显例子是在 2017 年春季的斋月。在漫长的神圣斋月期间，电视收视率为一年之最。在由埃及情报部门直接资助的电视剧中，犹太人和以色列人都被刻画为负面形象，包括间谍、盗贼、杀手和缺乏社会公德的人。这种论调与更大的障碍有关：许多埃及神职人员一直宣称说犹太人是叛徒，因为他们“谋杀了先知”所以不要相信他们。[43]自从执政以来，埃及总统塞西极大的意识到了宗教话语在塑造人们观点中的作用及其在埃及社会中造成不良后果的程度。2015 年 1 月，塞西总统与宗教学者会面时表示：“宗教不可能对抗整个世界，因为问题不在于宗教，而在于思想，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艾尔·阿扎尔和其他学者们发挥更多作用”。[44]鉴于埃及领导人思想如此开放，而埃及神职人员仍然不断攻击犹太人和埃及国内的科普特基督教等少数宗教群体。美国应当对埃及官员明确立场，需要埃及政府鼓励本国宗教学者宣扬宽容理念。

2.未经国家安全部门允许，埃及人不能前往以色列。[45]埃及、卡塔尔、苏丹和土耳其的这项规定针对以色列及其他 15 个国家。如上文所诉，三类埃及公民可以前往以色列：安全部门信任的少数驻特拉维夫大使馆外交人员、科普特基督教朝圣者、新闻工作者。而繁琐的政府审查程序也迫使很多人放弃前往。因此，埃及政府应考虑在未经情报和安全部门许可的情况下允许以色列旅游。如果可能的话，那么埃及的一些地区民众无疑会前往以色列。虽然人数不一定很多，但这标志着文化理解力的增强。因此将会打破双方的固有观念，并可能减轻埃及对以色列和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仇恨。

3.埃以双方教育领域合作不足。耐人寻味的是埃及在全国十三所大学设有希伯来语系[46]，但由于相关禁令，每年从这些课程毕业的数千名学生无法前往以色列。为消除这一障碍，埃及官员多年前曾承诺将像以色列一样在特拉维夫建立一个学术中心，该方案可以与埃以色列知名大学之间的为期一学期的交换生项目结合进行。

4. 经济合作有限和合格工业区潜能开发不足。正如全文所述，扩大经济合作将大大改善埃以关系。过去几年的埃及经济一直苦苦挣扎，水资源安全对未来构成了特别的挑战。以色列在节水技术方面经验丰富，在此领域进行长期合作可能会对埃及非常有利。然而，自从签署和平条约以来，埃及商人很少被允许参加与以色列的商业交易，即使可以也只能在国家安全机构的监督下进行[47]。而这些限制的消除将促进埃以关系的改善。

以色列和埃及已经在许多领域默默配合，例如加沙和西奈半岛的安全领域合作以及合格经济区方面的经济合作。本文提出了一些双边关系开发措施，可以极大地增强埃及的经济以及区域安全。因此在签署埃以和平条约近四十年后，特朗普政府应强调努力实现完全正常化的重要性。

注释：

[1]:埃及外交部《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与以色列国之间的关系正常化》（1983 年出版）第 129 页。

[2]:伊莱姆·德文克《1980-2000 年的埃以关系》（伦敦弗兰克卡司出版社，2001 年出版）第 191 页。

[3]:汉尼·克里斯汀·阿德里安森《和平地理：埃及土地开垦与以色列农业合作》（奥胡斯大学，2015 年出版）第 9 页。

[4]:伊莱姆·德文克《1980-2000 年的埃以关系》（伦敦弗兰克卡司出版社，2001 年出版）第 201-202 页。

[5]:汉尼·克里斯汀·阿德里安森《和平地理：埃及土地开垦与以色列农业合作》（奥胡斯大学，2015 年出版）第 9-10 页。

[6]:犹太人网络图书馆《努巴里亚地区聚居农村和农村的协作发展》。

[7]:汉尼·克里斯汀·阿德里安森《和平地理：埃及土地开垦与以色列农业合作》（奥胡斯大学，2015 年出版）第 15 页。

[8]:伊莱姆·德文克《1980-2000 年的埃以关系》（伦敦弗兰克卡司出版社，2001 年出版）第 160-161 页。

- [9]:阿法特·艾尔·阿萨尼《我在特拉维夫的故事》（阿语版）（开罗埃及黎巴嫩出版社，2015年出版）第36-40页。
- [10]:以色列议员开罗游记博文：埃及是每个人的旅游目的地(阿语版) 2017.12.31。
- [11]:作者亲自采访。
- [12]:纳兹法见证埃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签署合格自贸区协议（阿语版）2004.12.14。
- [13]:大卫马克夫斯基和马克多尼格《冷淡却不冷冻》外交政策网，2011.10.2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27/frosty-not-frozen/>。
- [14]:大卫马克夫斯基和马克多尼格《冷淡却不冷冻》外交政策网，2011.10.27 <http://foreignpolicy.com/2011/10/27/frosty-not-frozen/>。
- [15]:纳尔《从穆巴拉克到穆尔西的埃及外交政策：反对国家利益》（阿宾登 Routledge 中东政治研究 2014年出版）第190页。
- [16]:艾哈迈德·法罗克和塔利布·阿沃德《关键分析：合格工业区对埃及和约旦的影响》第4页。
- [17]:首都广播中心，采访埃及商人 Magdy Tolba（阿拉伯语），YouTube 视频，9:32 2015年
- [18]:首都广播中心，采访埃及商人 Magdy Tolba（阿拉伯语），YouTube 视频，9:32 2015年。
- [19]:首都广播中心，采访埃及商人 Magdy Tolba（阿拉伯语），YouTube 视频，9:32 2015年。
- [20]:阿麦尔·拉法特《评估合格工业区协议对埃及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影响》（113号工作文件 埃及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7月）第9页。
- [21]:阿麦尔·拉法特《评估合格工业区协议对埃及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影响》（113号工作文件 埃及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7月）第19页。
- [22]:阿麦尔·拉法特《评估合格工业区协议对埃及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影响》（113号工作文件 埃及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7月）第15页。
- [23]:阿麦尔·拉法特《评估合格工业区协议对埃及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影响》（113号工作文件 埃及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7月）第15页。
- [24]:阿麦尔·拉法特《评估合格工业区协议对埃及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影响》（113号工作文件 埃及经济研究中心，2006年7月）第15页。

- [25]:阿麦尔·拉法特《评估合格工业区协议对埃及纺织和服装行业的影响》(113号工作文件 埃及经济研究中心, 2006年7月)第17页。
- [26]:萨默尔·阿兹穆德《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劳工:埃及和约旦合格工业区 (QUIZZES)的工人》(全球网 2014年10月出版)第501页。
- [27]:萨默尔·阿兹穆德《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劳工:埃及和约旦合格工业区 (QUIZZES)的工人》(全球网 2014年10月出版)第502页。
- [28]:萨默尔·阿兹穆德《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劳工:埃及和约旦合格工业区 (QUIZZES)的工人》(全球网 2014年10月出版)第502页。
- [29]:萨默尔·阿兹穆德《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劳工:埃及和约旦合格工业区 (QUIZZES)的工人》(全球网 2014年10月出版)第502页。
- [30]:穆斯塔法·纳贾尔《人力资源对外国人在埃及工作的要求》(阿语版)2015年9月14日, <https://washin.st/2pLl4Oi>.
- [31]:维卡什·亚达夫《埃及以色列合格工业区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中东国际事务评论 2007年3月)第81页 <http://www.rubincenter.org/2007/03/yadav-2007-03-1>
- [32]:维卡什·亚达夫《埃及以色列合格工业区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中东国际事务评论 2007年3月)第82页 <http://www.rubincenter.org/2007/03/yadav-2007-03-1>
- [33]:维卡什·亚达夫《埃及以色列合格工业区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中东国际事务评论 2007年3月)第81页 <http://www.rubincenter.org/2007/03/yadav-2007-03-1>
- [34]:维卡什·亚达夫《埃及以色列合格工业区贸易协定的政治经济》(中东国际事务评论 2007年3月)第81页 <http://www.rubincenter.org/2007/03/yadav-2007-03-1>
- [35]:本节主要从作者的同名著作《政治观察》转载(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 2017年4月24日) <http://www.washingtoninstitute.org/policy-analysis/view/does-egypt-need-an-fta-with-the-united-states>.
- [36]:作者亲自采访。
- [37]:萨默尔·阿兹穆德《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劳工:埃及和约旦合格工业区 (QUIZZES)的工人》(全球网 2014年10月出版)第501页。
- [38]:默罕默德·阿义德《2016年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每日新闻埃及 2015年10月28日) <https://dailynewsegypt.com/2015/10/28/egypt-drops-19-spots-in-world-banks-doing-business-2016-report/>.

[39]:艾哈迈德·法鲁克戈尼姆《埃及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合作程度应为多少?》(世界投资与贸易杂志 2008 年第 9 期) 第 174-75 页。

[40]:艾哈迈德·法鲁克戈尼姆《埃及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合作程度应为多少?》(世界投资与贸易杂志 2008 年第 9 期) 第 179-80 页。

[41]:艾哈迈德·法鲁克戈尼姆《埃及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区合作程度应为多少?》(世界投资与贸易杂志 2008 年第 9 期) 第 175-76 页。

[42]: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016 年特别 301 报告》(2016 年 4 月) 第 2 页。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USTR-2016-Special-301>.

[43]:巴哈米《犹太人的目标是分裂伊斯兰国家: 他们谋杀了先知并歪曲了真主圣典》(2014 年阿语版)。

[44]:《塞西总统在宗教基金部纪念圣纪节期间的讲话》(阿语版 YouTube 视频 16:48 2005 年 1 月 1 日)。

[45]:穆罕默德·易卜拉欣《需要旅行安全批准的国家》(阿语版 2015 年 8 月 25 日)。
<https://washin.st/2E33b1N>.

[46]:阿米拉·赛义德·艾哈迈德《无惧禁忌, 以色列人为年轻的埃及人开放》(2017 年 7 月 5 日)。
<https://jewishwebsite.com/opinion/despite-taboo-hebrew-classes-open-doors-for-young-egyptians/16219/>.

[47]:作者亲自采访。

作者简介:

海萨姆·哈萨宁是华盛顿研究所 2016-17 年度格雷泽研究员, 专业研究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他曾在《华尔街日报》、《外交事务》、《纽约日报》和《耶路撒冷邮报》等多家媒体发表文章。目前主要研究方向为中东地区的商业外交。

翻译: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 边远 黄明俊 秦金琦 郝杰

审校: 关媛,

李卫峰, 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